

# 在歷史中交會的人與獸－中華文化篇

在世界各國的神話中，人與獸之間的關係並不都一直籠罩在人高獸低、人優獸劣、人主獸從的階層概念之內。事實上，古代圖騰崇拜的各種資料研究顯示，古代神祇的形象都是從單純的獸型開始：人不但以獸為崇拜對象，也以獸為自身的祖先源頭，以獸為尊。後來才開始出現人獸同體的神祇形象。然而獸的野蠻力量及其與自然的特殊貼近關係，仍然被用來證明人獸合體神祇的特殊優越性或神奇性。只有在人類歷史的最近階段，才出現神、人、獸分離的狀態，也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神、人、獸的高下位階，並以人作為思考的中心，將自身的形象和特質投射到神祇身上，獸則在這個體系中整體被貶至最底層。

中華文化的神話傳說也反映了上述這個歷史趨勢。上古時代的聖賢豪傑幾乎都是遠古動物及其神靈的轉型，商周時代青銅器的紋樣與圖畫中也有著明顯的動物神話特徵，而常見的饕餮、夔、龍、鳳、鳥、象、魚、龜等動物紋樣及其種種的變形，也飽含了宗教與儀式的意義。除了全然獸形的神祇外，更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是，中華神話中包含了無數的半人半獸，一方面暗示人與獸之間的可能血緣關係，另一方面則具體表現了人、神、獸之間的流動疆界，之中當然也預設了人獸交的想像。

據統計，著名的上古神話、地理學的經典《山海經》中所出現的 450 多個神之中，有五分之四是人獸混血的神。雖然我們可以解釋這或許是古人對於傳奇故事的穿鑿附會添油加醋，或者是古人對於天地自然現象的認知想像，然而有些故事中卻有著清楚的人獸交會的指涉。例如人獸混血的神祇中出現最多的是人首龍身（或說人面蛇身），相傳伏羲的母親華胥氏在雷澤中無意中看到一個特大的腳印，她好奇的用腳去丈量這個巨大足跡，於是感應受孕，懷胎 12 年之後才生了伏羲，人首蛇（龍）身。晉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記載：「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紀。」這其中的人獸交想像很隱喻而充滿暗示，然而東晉王嘉的《拾遺記》中對同一事蹟的描述卻有更為明顯的人獸交想像：「春皇者，庖羲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州，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羲。」故事中圍繞神母並且使神母受孕的青虹應該就是一條巨龍或巨蛇，因而才生下人首蛇身的伏羲。

已經失傳的古書《玄中記》記載：「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傳說中，伏羲和女媧是兄妹，後來並結為夫妻<sup>1</sup>，而蛇一般被視為就是小龍。我們不清楚對此兄妹身形的差別描述，是否有著性別或長幼的考量，或者青虹是否曾經再次圍繞伏羲之母而後生下女媧，但是伏羲和女媧都是半人半獸的形體倒是確切的。事實上，不同時期在大陸各地出土的文物也都廣泛支持這個結論：伏羲和女媧的形象均為上身人形，穿著長袍，下身卻還是蛇軀或龍軀。《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神十人，名曰女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東晉學者郭璞在注釋這一段寫到這個橫在路上的女神時說：「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

---

<sup>1</sup> 一般研究者多半把這個故事當成神話傳說，因而略過其中明顯的家人戀（俗稱亂倫）。

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這個神通廣大的女媧造人補天，治平洪水，比起哥哥伏羲教人結網漁獵畜牧，一點也不遜色。

人頭蛇身的遠古神祇除了伏羲與女媧之外，還有火神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其子水神共工是人首蛇身紅髮，共工之臣相柳則是「九首人面，蛇身面青」<sup>2</sup>。由祝融的出場陣勢和兒子的外型，可以推想祝融的獸身大概也是龍蛇之屬。另外有個人蛇混血的神祇體型驚人，《山海經·大荒北經》說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鍾山的這個山神燭龍就是人頭蛇身，通體赤色，身長千三里，而且因為鐘山長年不見日光，陰溼寒暗，需要這個山神在眼目張和之際形成晝夜亮暗之別<sup>3</sup>，因此其名為「燭」，以其身形而稱為燭龍。另外，《山海經·西次三經》記載：「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在這些人獸合體的故事中都沒有提到母親的形體或人獸接觸場景，只記載了父子類似的形體以暗示了人獸混血的傳承。古代神話雖非全然寫實，然而對於人獸混血的特別偏好，倒是非常確定的。

除了人蛇（龍）合體之外，教人播種五穀、為民親嘗百草而喪生的神農是最有名的牛首人身。《史記·補三皇本紀》記載著，「炎帝神農母曰女登，感神龍而生炎帝」。這裡所謂的「感神龍」就是與神龍發生人獸親密關係。《帝王世紀》明確的描述了神農的樣貌：「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傳說炎帝牛首人身，身高八尺七寸，龍顏大唇，至於母親由神龍受孕卻生出牛首人身的炎帝，大概也只能用神龍不見首尾的玄妙來解釋。<sup>4</sup> 另外一個著名的人牛合體就是大戰黃帝的蚩尤。《龍魚河圖》記載：「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馬戟大弩，威振天下。」《述異記》則有更為明確而戲劇性的說法：「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觝人，人不能向。」蚩尤如此勇猛，而他的兄弟眾多（有人說是 72 個），像這樣屬於同一家族或氏族的大量人獸合體，顯然有其特定的人獸混血群體情境，可惜典籍的記載闕如。

牛首人身的蚩尤當年和黃帝大戰 9 回，讓黃帝無法得勝，最後黃帝得勝，還是靠著一位婦人提供戰略。很巧的是，這個婦人也是人獸混血，人首鳥形。古書《黃帝玄女戰法》記載：「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勝』，遂得戰法焉。」也就是說，靠著人首鳥身的玄女提供戰法，黃帝才得以擒獲蚩尤<sup>5</sup>。《山海經·大荒東經》中記載的海神禺京，也有人說是《山海

<sup>2</sup> 皆見《山海經·海外北經》。

<sup>3</sup> 有研究者認為這裡的描述其實是古人觀察北極光而形成的傳說。

<sup>4</sup> 中華文化中還有很多母親因神龍而受孕的例子，例如，「帝陶唐氏，母曰慶都，感赤龍而孕，十四月生堯」（《竹書紀年》），或者「高祖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有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上古時期，這種臨幸還會誕生人獸合體的後代，但是在這兩個稍後的例子中，即使受孕過程類似，也只會生出非凡但是徹底人形的君王了。這又反映了神話逐步歷史化的過程。

<sup>5</sup> 也有些人考據，認為玄女並非真的人面鳥身，而是道家修道人士著羽衣的傳統被穿鑿附會而已。但是《山海經》還提到其他眾多人面鳥身的神祇，因此玄女的傳說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可信

經·大荒北經》中的風神禺彊，踩著兩條紅蛇<sup>6</sup>，但是形體上也是人頭鳥身。《山海經》還記載了另外兩位人面鳥身的神，那就是主掌春天草木生長的木神句芒，和一個據說有9個頭的北方神祇九鳳<sup>7</sup>，後者啟發了後代許多手工藝品的圖案設計。

當然人獸合體的神祇中還有其他類型的組合而且數量不小。例如人頭豹身<sup>8</sup>、人頭虎身<sup>9</sup>、人頭魚身<sup>10</sup>。另外，管理園圃之神招英「其狀馬身而人面，虎紋而鳥翼」（《山海經·西次三經》）。馬身而有老虎斑紋，又還有翅膀，但是還是人面，這種複雜的人獸合體隱含歷代雜交的暗示。此外，跨物種雜交所產生的人獸合體，並非只有個別案例，前面已經講過牛首人身的蚩尤有眾多兄弟，但是《山海經》中還有許許多多的人獸集體。例如〈西次二經〉中有「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而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飛獸之神」。〈西次三經〉中記載「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裏。其神狀皆羊身人面。」〈中山經〉說：「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裏。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又說：「凡苦山這首，自休輿之山至於大騶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裏。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在這些眾多人面馬身、人面牛身、人面鳥身、人面豬身的例子中，人獸雜交對象的多樣性也一再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

上古神話傳說中眾多的人獸混血對於後世來說，可能覺得十分不可信，因此每個時代做注的學者也傾向於淡化其中神話傳說的人獸成份，而逐步轉為把神話歷史化。當代學者的考證顯示<sup>11</sup>，人獸結合的神祇身體，在形象上往往經歷一些重要的歷史轉變。就以大家熟知的西王母為例：上古經典《山海經·西次三經》說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也就是說西王母是個有人形，但是有明確獸肢的人獸合體怪物，長得很可怕，是疫癘之神的總管。《山海經·大荒西經》也說：「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這裡的描述對於西王母的人獸特質

---

度。

- 6 《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
- 7 《山海經·海外東經》記載：「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大荒北經〉則記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 8 《山海經·西次三經》記載：流沙之地的神名為長乘，「其神狀如人而豹尾」。
- 9 吉神泰逢「其狀如人而虎尾」（《山海經·中山經》）；時令神陸吾「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神人天吳據說是「八首人面，虎身人尾」（《山海經·大荒東經》）。
- 10 河神冰夷居住在深淵中，是人面魚身：「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山海經·海內北經》）。另外，牛首人身的的神農炎帝留下許多不同後代，不知道經過什麼樣的人獸接觸過程，而有人面魚身的玄孫，名為互人：「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名曰靈恕，靈恕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見《山海經·大荒西經》）。
- 11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羅鳳珠老師主持的「網路展書讀」計畫在解說李商隱的〈瑤池詩〉時，對於主題人物西王母形象的歷史變遷過程做了頗為詳盡的解說。請參見 <http://cls.admin.yzu.edu.tw/300/ALL/story/S3.HTM>。

和生活方式都提供了更明確的說法，然而這個形象和我們現代人對西王母慈眉善目的想像有很大的差距。

學者的考據顯示，晉代人從戰國魏襄王墓中發現的先秦古書《穆天子傳》裡的西王母形象已經很不相同。《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跋涉長途來到西王母國與西王母相見：在這個版本中，西王母雖然還是與「虎豹為群，於鵠與處」，但是已經沒有上古那種「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的人獸合體形象，不但能夠與周穆王以禮應對，並且已經從瘴癘之神轉化為一國之君了<sup>12</sup>。與《穆天子傳》同一時期的經典書，也就是著名的史家班固撰寫的《漢武帝內傳》更為誇張，在描述西王母時不但拋棄了原先豹尾虎齒的野蠻怪物形象，更反過來把西王母包裝成絕世容顏、端莊威嚴、充滿母性的女神仙<sup>13</sup>，這個描述也主導了我們現代對於瑤池西王母的想像。從這個形象轉變的歷史過程就可以看到，人獸混血、人獸合體的文化痕跡是如何透過文化重塑的過程而被泯滅。

考據工作固然揭開了文化轉化神話的痕跡，但是它也逐步顯示，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社會，中國古代許多故事原本被視為神話和傳說，是先人想像力的創作。它們看似荒誕，最終卻是基於真實的歷史基礎。晉朝干寶所著的《搜神記》收集了許多中國古代民間傳說神話，也成為考據研究者熱中的對象，目前流傳的二十卷本《搜神記》有後人增改的部份，也有干寶抄錄自他人的作品，其中的第十四卷包含了最密集的人獸親密關係。

《搜神記》第十四卷的第一個故事說的是苗瑤語系的畚族人民最重要的一個傳說，其中牽涉了不少跨種屬的事蹟。據說上古時，高辛氏王宮中的老婦人曾經耳痛多時，後來醫生從她耳中挑出一個蟲，大得像個繭一樣，王室把這個繭養育在葫蘆瓢中，用盤子蓋著，這個蟲竟然長成了一條狗，形似麒麟，高辛帝賜名龍麒，號稱盤瓠。此時戎吳興兵犯境，高辛帝派了將士前往聲討，卻無法戰勝，高辛帝下詔徵求有能者，只要斬敵方將軍首級，就贈金千金，封邑萬戶，並且賜以三公主為妻。國中無人敢揭詔，這隻龍犬盤瓠卻勇敢揭榜前往敵國，趁著將軍酒醉時，斷其頭，回國獻給高辛帝。群臣都說盤瓠只是一隻畜生，不可做官，更不能娶人為妻，雖然有功也不能賞賜，三公主卻嚴正的奏啟高辛帝，盤瓠既已完成任務，斷不可失信。於是三公主與盤瓠結婚，隨盤瓠入居深山，就是今日的巴蜀、武陵、長沙一帶，以狩獵和耕種為生，生六男六女。<sup>14</sup>

這段人狗聯姻佳話後來成了西南少數民族的重要文化傳承。瑤族、畚族及一部分苗族以犬為圖騰，用擬人化的手法把盤瓠描塑成神奇、機智、勇敢的民族英

---

<sup>12</sup>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還）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sup>13</sup> 「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褙襦（披風），文采鮮明，光儀淑目，帝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瑤風文鳥，視之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靄，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sup>14</sup> 郭璞在為《山海經·海內北經》中的「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食」加註時寫著：「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為狗，生女為美女。」

雄，尊崇為畚族的始祖，並世代相傳歌頌始祖盤瓠的功績。長篇敘事史詩《高皇歌》（又稱《盤瓠王歌》）就以樸素而深沉的民族感情，追述了畚族的人狗戀起源和歷史，以及盤瓠不平凡的經歷，傳唱至今。除了口耳相傳外，畚族人民在服飾上設計犬尾形狀，在生活上禁殺並禁吃狗肉，在文字上禁說或寫「狗」字，在繪畫雕塑及音樂文學等方面，都受到其圖騰崇拜的影響。人獸戀並沒有被排擠，反而傳為佳話。<sup>15</sup>

另外一個流傳久遠的人獸故事也是同樣的劇情曲折，充斥了人獸的纏綿糾葛，只是這次牽涉到的是一匹馬和一個女人。《搜情記》第十四卷記載著：太古之時有一位父親隨軍遠征，家裡只剩下女兒和一匹公馬，由於居住在偏遠的鄉間，女兒獨自一人時覺得非常思念父親，有一次逗弄馬兒時玩笑的說：「你要是能為我把父親帶回家來，我就嫁給你。」馬兒聽了竟然絕韁而去，直奔到父親駐紮的地方，父親見到馬兒來到十分驚喜，想要騎它，但是馬兒眼望所來的方向，悲鳴不已。父親覺得馬兒這樣表現，一定是家裡出了事情，於是立刻上馬趕回家來，與女兒相見團圓。考量這匹馬竟然表現如此非常之情，父女對它特別厚待，小心餵養，然而馬兒卻不肯吃，只是每次見到女兒出入家門之時，馬兒就會相應的躁蹄以表現喜怒的反應。父親覺得很奇怪，於是私下問女兒，女兒把前情告知父親，猜想一定是為了許婚的事情。父親叫女兒千萬不可告訴他人，以免辱及家門，另外則安排弓箭將馬射殺，並且剝下馬皮，曝曬在空地上。父親後來有事離家，女兒和鄰家女兒在馬皮附近玩耍，用腳踩著馬皮說：「你是畜生，還想娶人做妻子，遭到這樣的殺害和剝皮，何苦呢？」話剛說完，馬皮竟然跳起來，把女兒捲起來帶走了，鄰家女兒十分害怕，立刻走告其父。父親到處搜索都找不到，過了好幾天之後才在大樹間找到女兒和馬皮，但是它們的身體都已經化為無數的蠶集結於樹上。這些蠶身形後大，和一般的蠶很不一樣，鄰家婦人拿了一些回家養，生產蠶絲是一般的數倍。後來就把那種樹稱為桑樹（桑者，喪也），從此百姓競相種植。在這樣的故事中，人獸之間的婚約有著嚴肅的意義，不能輕忽，顯示信守諾言應該高過種屬考量，人獸關連並非全然不可接受。

人獸交在中國傳說中經常都是在女性生下不同種屬的孩子時留下跡象。《搜神記》第十四卷記載了後漢的另外一樁奇事。定襄太守竇奉的妻子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武，但是同時也生了一條蛇；故事中並沒有解釋為什麼這位太守夫人會生下蛇，但是她的丈夫也只是把蛇放到野外去。武長大後名聲甚好，母親過世的時候，突然有大蛇從林草中爬出來，直到棺前，趴在地下數度拜棺，最後並且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看起來十分哀痛，過了很久才離去。後人解讀這個故事的時候總是推敲這條蛇是何等的孝順，以教育世人不要連蛇都不如，對於為什麼母親會產下蛇卻沒有著墨。《搜神記》還記載了另外一個也包含了人蛇性交情節的故事。元帝永昌年中，暨陽人任穀耕作之時在樹下休息，忽然有一個羽衣人來和她性交，後來就離開了，穀因此懷孕，將要生產之時，羽衣人又來了，而且用刀刺穿其下陰，結果出現一條小蛇，然後羽衣人又走了。這類人獸野合的故事似乎並非怪事，在敘述中也十分平淡，沒有任何聳動可怕的含意。

---

<sup>15</sup> 學者認為，盤瓠是天地造生靈的傳說，盤古、伏羲、女媧等，都是在盤瓠的原始形象上附會出來的神話傳說人物。

《搜神記》還記載，豫章新喻縣男子在田中耕種時看到有六、七個少女，身穿羽毛衣物，男子心動，於是匍匐前進，偷取其中一女子所脫下的衣服藏起來，然後現身，少女們立刻變成飛鳥飛去，唯獨有一個無法飛走，男子於是娶她為妻，生下三個女兒。過了多年之後，妻子叫女兒問父親當年把羽毛衣藏在哪裡，知道在稻穀堆之下，就去把衣服找出來，變身飛走。後來又帶了更多羽毛衣來，讓三個女兒也變身飛去。在這個故事裡，人獸成婚之後，生下的孩子還保存了母親的變身之法，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奪回自己的自由，也算是對強迫的人獸關係的一種報復。

相較於人把獸強迫留下來為其妻，典籍中也記載獸會強迫女人做它的妻子。《搜神記》中的〈猴國〉一文說到，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長得像猴子的動物，身高七尺，能像人一樣行走，很愛追逐人，常常在路上等候路人。若遇到年輕女子就把她們搶去做妻子，這些女人後來產子都有人的形體，而且她們的孩子都姓楊。據說如今蜀中西南的人多姓楊，就是這個典故。這個傳說固然極可能只是諷喻四川當地的人民出身雜種混血，作為羞辱嘲弄的話，然而人猴獸交的元素倒是明顯可見。

宋人編纂的傳奇小說《太平廣記》收錄了一個來自傳奇的故事。落魄秀才孫恪在洛陽魏王池遊玩時偶遇一位袁姓美女，於是托媒說親娶為妻子。袁女不僅美如天仙而且有文才，賢慧勤奮，孫恪非常喜愛。十多年後，孫恪已有了兩個孩子，夫妻情篤，家道興盛。孫恪受荐要去上任做南康郡的經略判官，途經端州，妻子袁娘子說有個門徒惠幽在江岸的峽山寺出家，已經十多年，決定前往拜訪。袁氏帶著兩個孩子四處觀看，對寺院似乎非常熟悉，並囑託孫恪將一隻碧玉環舊物贈給老僧惠幽。臨去之時，寺裏忽然來了幾十隻野猿，攀著山藤悲嘯，袁娘子淒然歎息，淚如雨下，要丈夫好好保重，說完就脫去衣物，成為一隻猿猴，依依不捨的隨野猿而去。孫恪抱著兩個孩子大哭，老和尚惠幽才恍然醒悟，說那隻老猿是他幼年出家時養的，開元年間，宦官高力士將猿猴帶進宮裡，很受宮裏的人喜愛，但是安史之亂時不知去向，那個碧玉環則是當時掛在猿脖子上的。這個故事暗示袁（猿）娘子一直是猿身，只是外型比較近似人類，因此穿著婦女衣物時就被視為女性。這個人獸戀延續十餘年，也生了後代（顯然是人），後來緣盡，猿娘子返回猿群，留下動人的傳說。

人猿戀還有另外一個更為著名的故事，初唐的傳奇《補江總白猿傳》也收錄於《太平廣記》中。據考證，這個故事是當代人寫來影射攻擊貌似猿猴的書法名家歐陽詢的。故事是說，南朝梁代歐陽紇帶著貌美的妻子出征到廣西，結果妻子在夜間被南山白猿擄走，歐陽紇鏗而不捨的追蹤白猿近兩個月，終於找到，發現白猿事實上還擄走幾十個婦人。婦人們提供了白猿的作息和狀況，好讓歐陽紇設計如何救回妻子，次日白猿到來，進洞後穿著白袍出來，樣子就像一個氣質不凡的老人，婦人們把白猿灌醉，歐陽紇才殺死了白猿，救回妻子，但是妻子已經從白猿有孕，後來產下一子，就是著名的文學家歐陽詢。這個故事雖然被視為影射隱喻之作，但是其中的人獸交卻是關鍵因素。<sup>16</sup>

<sup>16</sup> 林語堂的《中國傳奇小說》在改寫《白猿》時以白猿搶親為線索，卻安排了一個不一樣的結局，讓將軍的妻子心安理得，不願離開白猿，算是對這段人猿情緣給了一個新的解讀。

要談中華文化中的人獸戀情就不能不談《聊齋誌異》中再再出現的人狐交歡。不過，不過這些狐狸在敘事中大多都是幻化成人形之後再來和男子交歡，因而比較沒有讓人直接連想到人獸交。例如在〈狐偕〉、〈毛狐〉、〈雙燈〉、〈紅玉〉、〈小翠〉、〈辛十四娘〉、〈阿繡〉、〈犬燈〉、〈狐妾〉、〈嬌娜〉、〈鴉頭〉、〈長亭〉等等故事中都細緻的描述了狐狸變身的女子如何妖嬌美麗，如何主動回應書生的求歡，成其好事之後又如何在人間周旋，最後如何飄然引去等等。<sup>17</sup>

比較明顯描述人狐性交的故事應該算是〈嬰寧〉。故事中有個王子服，在上元節時遇見年輕女子，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王子服回家後思念成病，後來聽說女子住在山坳中，於是追尋前往，終於找到時時傻笑的女子嬰寧。王子服於是將女子帶回家中，後來發現，這個女子嬰寧之父秦氏喪妻後鰥居多時，後來和一隻母狐狸發生關係，狐狸生下的就是這個女兒嬰寧。秦家不願承認這個關係，求天師以符貼在壁上，迫使狐狸離去，狐狸於是帶著女兒離家，後來狐母臨死時將嬰寧托付鬼母，狐母另生的小狐則時時回來探視嬰寧。這個故事中有著明確的人獸親密關係，甚至產出後代，而且還維繫了某種感情的關係，有種淡淡的悵然。

然而在《聊齋誌異》中，人獸交卻不一定有上述的溫情結局。其中很特殊的〈犬奸〉故事<sup>18</sup>，說的是青州商人長年在外經商，很少回家，家裡養了一隻白犬，妻子空守身閨，後來引誘白犬與她性交，習以為常。一日丈夫回來，夫婦共臥，白犬突然衝入房間，跳上床把丈夫咬死，鄰居聽說這件事情後大為不平，於是告官。婦人否認有此姦情，就算庭杖也不肯認罪，審判官於是把婦人收監，叫人把白犬牽來，然後放出婦人，白犬一見婦人就撲上前，做出性交的動作，婦人只得俯首認罪。故事到此其實已經可以結束，但是《聊齋》卻接下去寫了一段新的發展，審判官派兩名衙役把婦人和狗帶往行刑，有許多人很想看人狗性交的奇觀，於是湊了錢賄賂衙役，衙役收了錢之後命令婦人與狗當場性交，觀看的群眾動輒百人，結果一路上衙役也賺了一筆，最後婦人和白犬都被磔刑處死。這個最後的劇情發展反映了人們對於人獸交的好奇，也終結於人們對人獸交關係中主體的殘忍。

人與獸相處日久，關係親密，多多少少都有可能發生性的接觸。清朝紀昀（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槐西雜誌〉二的第六則記載了一個人豬性交的故事。烏魯木齊地勢複雜，街巷狹斜，家戶之間不相聽聞，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生意也做得很成功，並不吝嗇但是不喜歡進出風月場所。他養了十幾頭母豬，養得非常健康肥胖，而且洗得很乾淨，每天閉門在家輪流和母豬性交，母豬們也把他當成公豬一樣百依百順。何某家中的僕役都偷偷看到這些場景，但是何某卻完全不知道。有一天他的朋友趁著醉意嘲笑何某，追問他是否有這事情，何某才驚覺，羞愧中投井而死。紀昀在談到這個故事時感嘆，人的性癖非常多元，單單以情以理來判斷天下事，實在無法窮盡其多樣性。在〈犬奸〉和〈槐西雜誌〉

<sup>17</sup> 唐人沈既濟的《任氏傳》也寫了狐精化成的美女任氏，她接受貧賤而寄人籬下的鄭六的追求，真誠相愛，守節不渝，以幫夫運替鄭六賺到不少錢，後來經不起鄭六的懇請而伴隨西往，在路上被獵狗逼得現形而被咬死。

<sup>18</sup> 王溢嘉在《性、文明與荒謬》中提到《梵天廬叢錄》中也有一則人犬交的奇案，其劇情其實和這裡的犬奸故事結為相似（173頁）。

這種故事裡，當事人並不覺得人獸交有任何問題，然而在人言的壓力下，卻都仍然以悲劇收場。

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的，除漢族之外，據統計還有 55 個少數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傳說，而這些神話傳說也是找尋人獸交痕跡時可以參考的資料。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主要是靠記憶講述，大量的神話保存在史詩裏，用韻文的形式流傳，比起漢族書寫文化在神祇和人類形象打造上所作的工夫來說，算是比較維持了原先的故事架構和內涵。

少數民族在極為不同的生存環境和文化傳統脈絡中，對人類的來源也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解釋，許多民族說人是動物或植物變來的，當然，也有說是人獸交配而來。

例如居住東北邊境的鄂溫克族崇拜熊圖騰，把熊視為祖先。他們的神話記載：有一個獵人進山打獵，突然被一隻母熊抓住，母熊把他帶進山洞，強迫與她成婚，獵人無奈，便在山洞裏和母熊共同生活了幾年，而且還生了一隻小熊。後來獵人乘機從山洞中逃走，母熊發現之後便抱著小熊追趕，追到就把小熊當場撕成兩半，一半拋給獵人，一半留在身邊。留在身邊的長成了後來的熊，拋給獵人的就是後來的鄂溫克人。因此鄂溫克人根本就是熊的後代，熊也是他們的兄弟，要是打獵時獵殺了熊，就必須進行一系列的崇拜哀哭儀式，以求得熊圖騰的寬恕。

西南少數民族也有這種人獸交的神話。例如藏族的經典《西藏王統記》記載藏族的源頭也來自跨物種交配。相傳一位犯了戒律的神被罰變成猴子，觀世音菩薩要它從南海到雪域高原去修行。猴子在西藏的神山上修行時遇到一位妖女，威脅要和猴子結合，否則就會殘害生靈。猴子（也就是那個神）請示過觀音之後知道緣份如此，就與妖女結合，生下 6 隻小猴，小猴彼此交配，繁衍成為 500 隻猴子。父猴於是從須彌山中取了五穀種子撒向大地，長滿各種穀物，小猴繼續繁衍，尾巴逐漸縮短，也開始說話，最後變成了人，就是藏族子孫。直到今日，西藏布達拉宮的壁畫裡還畫著這個故事。不管那第一隻猴子是不是神的變身，在故事中，從神／猴和妖女結合，到生下小猴，繁衍成人類，人獸交作為藏人的源頭倒是一個頗富挑戰性的文化想像。

台灣的布農族有個非常有趣的人獸交故事叫做〈蚯蚓與少女〉<sup>19</sup>。在故事中的主角少女總是坐在同一個地方，不願意移動，也不願意別人坐她的位置，從早到晚都坐在同一地點。不為他人所知的是，在她坐的地點泥土之下有一條大蚯蚓，由於那時的女人只穿裙子，不穿內褲，因此每次少女坐下去的時候，蚯蚓就會爬進她的陰戶與她性交，讓她覺得十分舒服而不願意離開。後來有個人趁著她離開的時候坐到她的位置，發現一條大蚯蚓爬來爬去的找洞鑽，才了解真相。發現這個事情之後，人們就燒開水把蚯蚓燙死了，少女回來知道這件事情之後非常傷心，也死了，有人剖開她的肚腹，發現她懷了很多小蚯蚓。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種人獸相姦的情況不見容於社會，因此安排蚯蚓和少女都死掉；不過，這個劇情安排和解讀，反映的恐怕不是人獸相姦有多可怕，而是非當事者對這份人獸戀情的痛恨和殘害有多可怕。

---

<sup>19</sup> 參見田哲益，〈布農族道德與倫理傳說故事〉，載於「田哲益探索文化研究室」，<http://home.kimo.com.tw/bimaten/>



台灣的民間故事〈蛇郎君〉說的也是一個悽美的人獸戀情。有個老人有三個女兒，老人看到一個花園中的花很美，於是就摘了三朵給三個女兒，不料這個花園屬於蛇郎君，蛇郎君就要求老人要把一個女兒嫁給他，否則就要放蛇放虎吞吃他。老人回家之後就一一叫女兒來問，大女兒二女兒都是口頭上說有事情女兒可以擔當，但是一旦知道要嫁給蛇郎君，就說讓老父被吞吃算了。唯有三女兒說她願意嫁給蛇郎君。三女兒出嫁日，老人在花轎中放了一袋豆子，沿路落下，後來長成豆藤，老人便可循路前去探望三女兒。結果發現女兒嫁得很好，家中非常富裕，也很得蛇郎君的寵愛，回來說給另外兩個女兒聽了，二女兒便沿路前往，看到妹妹的生活優渥，起了歹念，於是騙妹妹和她對換衣物，然後把妹妹推到古井中淹死，自己則假裝是妹妹，繼續做少奶奶。妹妹死後變成一隻鳥兒，伴隨丈夫打獵，並且責罵二姐搶奪自己的位子，二姐於是又把鳥兒殺死，剝成肉塊煮熟，但是丈夫那碗肉沒有問題，自己這碗卻總是沒肉。二姐一氣之下便把肉倒在地，後來長出竹子，丈夫坐在下面就覺得涼快，二姐去坐就覺得很熱。於是二姐又把竹子砍倒，在灶裡燒成灰，把灰賣給鄰居。鄰居來拿灰的時候發現有一塊紅龜粿，拿回家放在被子裡，打開來時發現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原來就是蛇郎君的太太，太太等到蛇郎君經過的時候告訴他實情，蛇郎君於是回家把二姐殺了，迎回原來的太太，一家團聚，繼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蛇郎君〉的故事可以對照另外一個人蛇戀的故事來看。明代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敘述了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話說宋紹興年間，杭州許仙在西湖遇見千年修練白蛇幻化的美婦人白娘子及青魚幻化的使女青青，三人共傘在船上避雨，下船後許仙把雨傘借給白娘子，約好次日到白家取傘，兩人二度相見，漸生愛慕之情，結成夫婦。婚後，白娘子幫助許仙行醫賣藥，後來許仙遇見金山寺僧法海，法海把一鉢盂交給許仙，讓許仙把鉢盂罩在白蛇頭上，白娘子和青青於是現出原形。法海則將鉢盂放在雷峰寺前，用石頭砌成七極寶塔，名雷峰塔。留下一偈語：「西湖水乾，江湖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後來民間又加入了其他情節，如端午節時白娘子因不勝雄黃酒力，現出原形是一條大白蛇，許仙驚嚇過度昏迷，白娘子於是冒險上峨嵋山盜取靈芝仙草，歷經千辛萬苦才取得仙草救活許仙。可是許仙心意不定，又聽信法海之言，躲入金山寺，夫婦無法團聚，白娘子雖然身懷有孕，仍然和法海鬥法，並為了迫使法海釋放許仙，引西湖之水漫過金山寺，最後因為體力不敵而被法海壓在雷峰塔下。還有，傳說小青逃脫後修練有成，再回金山，與法海鬥法，終於使得許仙夫婦團圓。法海無處可逃，身穿黃色僧衣遁入蟹腹，今日螃蟹腹中的黃色蟹膏便是和尚僧衣所留。

這些故事都清楚呈現了對於人獸交的強烈仇恨和殘害。雖然人獸戀情沒有妨害到他人，但是只因為當事者享受幸福愉快的生活，並且對人獸交不以為意，周遭的他人就要加以斬盡殺絕。不管在〈蛇郎君〉或〈白蛇傳〉的故事中，人獸的戀情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那些或自命道統或心懷妒恨的人迫害。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故事中，人獸戀情的女性當事者都堅持和妒恨的氛圍持續抗爭，這倒是那些熱中迫害人獸戀的主流女性需要反思的。

以上約略整理了中華文化處處可見的人獸交會與合體，以及這樣的結合所形成的人類文化世界。重新對於人獸交的文化想像有所認識，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用比較開闊的眼光和理解來看待今日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一些被大眾視為「不可思

議」的人獸接觸：例如 1997 年 11 月彰化一名男子酒後對一隻鵝進行性行為，1998 年 5 月桃園一名男子侵入豬舍對正在發情的母豬進行性交，2000 年 9 月新竹一名男子將一條鱸鰻從肛門放入直腸。與其繼續把這些行為視為變態、不可思議，或許大眾更需要首先認識自身文化對於人獸交的成見和醜化抹黑，才可能以嶄新的方式來思考這些從古到今常見的文化現象。

（何春蕤整理）